全球第一長篇性書奇觀

——為《金瓶梅》拍案驚奇

記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當“中華兒女多奇志，不愛紅裝愛武裝”響徹神州大地時，一個西方人評論道：看來中國人的性事是在暗中悄悄而頻繁地進行著，否則如何解釋人口迅速大量的增長。然而此話不見得全對，說頻繁一點不假，悄悄則並非從來如此，而要看何朝何時。在中國，也曾經有過性事相當開放的時候，例如明朝後期，而蘭陵笑笑生的《金瓶梅》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！

目前坊間流行大量西方的三級乃至四級錄像帶，標榜甚麼“原汁原味”、“全毛寫真”、“ 絕無格仔”，其中包括搬上銀幕的著名禁書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》之類。其實如將《金瓶梅》有關性事的情節原原本本認真照演一過，而非如港、台有的影片那樣粗製濫造，則無論時代之早、花樣之多或描寫之細膩及藝術性，西方的許多禁書或小電影都真是小巫見大巫了！ 只要翻開本“性話精涵”系列之一的《精裝金瓶梅》，讀者可見幾乎現代最叫座的性事玩意兒都齊全了。諸如自慰(“磨盤”)、口交(“品簫”)、肛交(“後庭花”)、同性戀、集體宣淫，乃至春圖、淫藥、各式淫具及男女性器寫真，簡直應有盡有、俯拾皆是，令人不能不承認此乃今古全球第一長篇性書奇觀！

可是千百年來，這樣一部奇書卻一直被視為“淫書”、列入“禁書”，非刪去精彩的性事寫真而不能公開發行。時至今日，吾人不僅應為《金瓶梅》拍案驚奇，而且須以最新的時代觀、文藝觀重加評價，為之作一百八十度的翻案。

首先，中國自學術思想剛剛發軔，那些先哲聖賢都認識到男女相親相愛乃合乎自然及道德的事。故老子的道家以“一陰一陽謂之道”，孔子的儒家主張“食色，性也”。在先秦時期那諸子蜂起、百花齊放的年頭，一切都顯得頗為自由，就連君子追求淑女之事亦不例

外。可是從秦、漢大一統以後，甚麼都統死了，尤其是可惡的董仲舒竟篡改了儒學，使經其“修正” 的思想禁錮中國社會垂二千年。自秦、漢以降，整個中國社會生活的特點是“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”。男女性愛成了帝皇、官僚及其士子的專利權，他們多可擁有三十六宮、七十二院，少則可娶三妻四妾或對下屬女性表達無微不至的關懷體貼；普通民眾卻只能按一夫一妻的模式，過著合乎禮儀廉恥的性生活，不准亂搞男女關係。於是公開講愛談性、赤裸裸描寫紳士性生活的《金瓶梅》一類著作，就成了犧牲品。無怪乎一些口頭仁義道德、滿腹男盜女娼的老學究，自己一字不漏地讀完《金瓶梅》原本，然後扳起正經面孔地狂呼“禁！ 禁！”“此書不刪節豈能讓後生閱讀！”此等道學先生誠如清代刊行《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的張竹坡所云：“凡人謂《金瓶》是淫書者，想必伊止知看其淫處也。”

其次，公開講愛談性、赤裸裸描寫性生活的《金瓶梅》之出現於明代後期，與其說是時尚、世俗及風氣使然，毋寧說反映了時代的進步。綜觀中外歷史，凡是市民經濟發展及國家對外開放時期，文藝作品之描寫性愛多如雨後春筍，中國之宋、明及歐洲之文藝復興時代無不如是。俗話說得好：飽暖思淫慾，隨著資本積累及經濟發展，黃、賭、毒等問題必然伴之而來，一部分人肯定要利用“男盜女娼”的天然職業作無本的投資。須待社會經濟發展到相當階段，文明、法制才能大行其道，然並非對性事、做愛恢復從前的專制與禁錮，而是在文明、法制的規範下使之更符合人性、更平等也更公開。同時在社會輿論及學校教育方面，也會對青少年加強性知識的灌輸。須知男女性愛與交合本屬無師自通，倘無伏羲、女媧的“初交”或亞當、夏娃的“原罪”，人類也不能繁衍至今。在人類文明如是發達之今日，對人類自身的兩大性別及陰陽相交之事，豈可令後代仍然保持矇昧、野蠻的狀態，以至使“人類永恆的主題”——情愛永遠充滿因無知而導致的悲劇。假如能公開向青少年講授性的知識，甚至讓他們看到描寫性愛的書籍並作必要的輔導，使之逐漸司空見慣，那麼他們遇到類似的問

題，就會避免誘惑，或增加對不良事物的抵抗力。本來《金瓶梅》之出現於明代後期絕非偶然，乃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的反映，可惜中國專制統治賴以生存的自然經濟基礎難以動搖，而《金瓶梅》亦難逃被禁錮的厄運。

《金瓶梅》還有一點應該大肆肯定的，是它自身固有的藝術性及獨創性。中國有許多傑出的長篇章回小說，但能充分反映現實、細膩刻劃人情、大膽描繪性事，卻僅此而已；明、清不乏赤裸裸描寫性交的作品，唯以高度藝術性及現實性而成為經典名著，登入中國小說史大雅之堂者，亦僅此而已。

不過，《金瓶梅》作者的一些突破性手法常常為人們所忽略，或得不到正面的肯定。該書之大膽描繪男女性交過程，本就屬於突破，然因被一些文藝評論家斥為污穢，連其中頗帶獨創思想之處也不被留意了。例如，《金瓶梅》表面以西門慶的性生活為主幹，但除主子外，對奴婢之間或主奴之間的通姦也有大量敘述 (參見本書所附“人物活動索引”)。而且在作者筆下，西門慶雖然荒淫無恥，但並不高談仁義道德，反而大講其偷情理論，他對妻妾及奴僕也沒有多少遮掩，對一些與之交合的女人不論妾、婢頗重情愛、雖死不減，也許作者正想表達自己的某些看法。除了西門慶之外，潘金蓮向來被認為淫蕩、邪惡的女人。其實，如從性愛甚或階級分析的角度看，初期的她不無值得同情、憐憫之處。潘金蓮原屬窮苦出身、被賣為婢，先被張大戶強姦，復被迫嫁與武大郎，再與西門慶、陳敬濟翁婿先後通姦，最終難逃被賣的命運而為武松所殺。如從性愛的觀點看，潘金蓮實經歷了下列過程：性侵犯 (與張大戶) ——性幽閉 (與武大郎) ——性飢渴 (與浮浪子弟) ——性解放 (與西門慶) ——性泛濫 (與琴僮) ——性虐待 (與西門慶) ——性狂熱 (與西門慶) ——性放蕩 (與陳敬濟) ——性變態 (與王潮兒) 。以如此美貌的她，而下嫁與矮醜的武大郎，不啻鮮花插在牛糞上；武松打老虎、反官府，不錯是一條好漢，然以七尺男兒殺毫無抵抗能力的嫂子卻未可算是英雄行為。

正因為《金瓶梅》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性及現實性，故一些中國文學史著作對其頗有好評，認為它“較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封神傳》為尤偉大”，唯結論仍落於俗套，即“除淨了那些性交的描寫，卻仍不失為一部好書”。見及於此，吾人不禁要說：且慢！《金瓶梅》的絕妙之處正在於“那些性交的描寫”，不但不能除淨，反而要將有關原文專門詳細刊錄，以喚起世人更大的注意！是故吾人乃反其道而行之，以前述張竹坡刊行《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(康熙乙亥在茲堂本) 為底本，輯成此部《精裝金瓶梅》。全書重在保留並突出原著有關性交的描寫，因而依照“故事快過，性愛慢做”的原則，略寫一般情節，詳錄性事過程。凡屬性交活動，必原文照引，註明章回目錄，並附“人物活動索引”，望能稍稍保持“原汁原味”、“全毛寫真”、“絕無格仔”等“打真軍”的意味，以饗廣大讀者。

我們深信：廣大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！他們在充分領略《金瓶梅》性愛描寫藝術的同時，必能洞悉書中性愛精話的真實內涵，並為中華先輩在數百年前，已創造出如此雄視全球的偉大作品，而感到深深的驕傲！

（原題名東瀛陰陽生作，擬為《精裝金瓶梅》序，寫於1995年）